潘基文做了件開明事

劉開生

最近有消息說，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娶兒媳婦了——其子潘宇鉉與新娘柳藝英五月九日在美國紐約曼哈頓一間小教堂舉行了婚禮。受邀參加婚禮的來賓包括雙方親戚和少數熟人，潘基文家人拒絕接受任何禮金和禮品。

如此低調地處理兒子婚事，直到婚禮結束，潘基文才對外公開兒子結婚的消息，這讓各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們大爲吃驚。其實，類似這樣的事在潘基文身上已發生過兩次。此前，還在他擔任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時，就以同樣的低調先後辦理了兩個女兒的婚事。

看罷這個消息，我敢說這位享有「具有廣泛的人際關係，同時還擁有出色的領導才能、專業外交技巧和多國流利語言能力」良好口碑的聯合國「掌門人」，定會因低調處理兒子婚事而使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更加完美。就目前而言，他至少在我們這裡，已經達到了這種效果。內地群衆議論：看人家聯合國「潘掌門」，那可是「世界總管」，「全世界最大的官」，兒子結婚了，不擺譜、不收禮，那麼低調，那麼開明。再看看我們內地的一些小芝麻官兒們，在處理家裡紅白喜事時的那種張狂勁兒，恨不把譜擺上天，顯勢力、顯威風，還從中斂財。這號人應該好好看看報紙，學學人家「潘掌門」。

百姓的議論不無道理。按照我們國家一些官員的思維定勢和行爲準則，家有紅白喜事，那可是斂財的大好時機，是一定不能放過的。潘基文此次若像他們去行事，以其名譽、地位、權力、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以及全球廣泛而又良好的人脈關係，那他定會賺個盆滿鉢滿。可人家偏不這樣去做，而是低調處理，不事張揚，更不收禮，這與內地一些官員高調處理家中紅白喜事的做法，形成了強烈反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潘基文這是開明之舉，清廉之舉，爲整個「地球村」的官員們帶了一個好頭，樹立了正確處理家庭事務的典範。

說到這裡，筆者不免想起內地一些官員在此類事上所表現出來的作派。遠的不說，就說原河北省晉州市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馬玉津吧，二〇〇七年七月，馬的千金要出嫁了，吉日定在七月十一日。可是，七月九日和十日是正常上班時間，國稅局辦公區的後院裡卻彩旗飄飄，人聲鼎沸，局辦公大樓唱起了「空樓計」。馬家的院子就在附近，院子裡人來人往。賓客們來了之後，先要在掌桌前獻上禮金，禮金數額不等，有多有少。馬家門前巷道裡，麵包車、小汽車絡繹不絕，當地的有，外地的也有。藉女兒結婚之機，馬玉津究竟斂了多少財，外人不得而知。可知道的是其女兒完婚不久，馬即被上級責令停職檢查。繼之，被免去了晉州市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並揹了個行政記大過處分。

無論是潘基文低調處理兒女婚事，還是內地類似馬玉津的官員高調爲子女辦喜事，最終都是會有結果的：潘基文得到的結果是國際輿論的廣泛讚譽，落得是開明、清廉的美名。而馬玉津得到的結果卻是官帽不保，非議多多的下場。至於說有些官員，類似的事兒也辦了，但官帽卻沒丟，那是僥倖。他雖保住了官帽，但定會在群衆中丟掉不少的印象分，形象分，甚至還會背負顯擺、藉機斂財的臭名、罵名，實在是得不償失。

同樣都是家裡辦喜事，潘基文爲自己辦出了美名美譽，而馬玉津們卻爲自己辦出了禍端罵名，孰優孰劣，不言自明。孰高孰低，自有定論。

自省與自醒

郝晶

「省」、「醒」兩字常人都認識，但其中的眞正內涵卻未必深知。

首先自省是一種思想境界和覺悟的高度體現，也是人品人格自我提升至謙的表現。在通常情況下，大多數人認爲自己的思想行爲是正確的，即「己正性」，很少有人自我否定，此爲其一；其二即使有人指出自己的過錯，也不願意接受。在態度上不夠謙虛，不利於自己成長，兩種皆不可取。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經常自己檢查自己的思想行爲，看看是否有不正確的地方。其次是以己爲師，以我爲鏡，自我鞭策的途徑。常言道：苦口良藥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無論善意的恭維，還是隨意奉承，都是禮賓至先，他人沒能直言己過，不是不關心自己，而是怕你接受不了，怕你生氣，更怕得罪你。這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基本成爲「定律」，像這樣聽他人點數己過是件不易之事，甚至是思想午餐中的奢望。除個別友人「代省」外，還有自省。自省就是以己爲師，以己爲生，自我鞭策。我看古語的「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此師即爲我師，我就是我自己的老師。

至於說到醒，人們需要清醒，時刻清醒，那麼基本前提是自省，而且要經常自省。的確，我們每日裡如螞蟻搗洞運蛋，忙忙碌碌，行沙走塵，收穫欣喜的地方也多，無奈的時候也不少。又何曾有空靜下心來，認認眞眞地行過自省，問一下自己？想必被問者會笑着搖頭，說沒有。若有，也少得可憐！總之以自省促自醒是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求上進思想和活動。那麼在今天看來，忙裡偷閑，擇時小坐，自省一番，來一課思想行爲的梳理、對照、總結、糾偏糾錯，無須他人代勞，稱之爲另類的思維按摩，自我鞭策，自我警醒，自我修行，不亦宜乎！

民國之門

海納

這些年，我曾去過三次武漢。但只有這一次，才有機會參觀了辛亥革命博物館。

在武昌蛇山南麓、閱馬廠廣場北端的綠樹叢中，掩映着一組紅色的建築。武漢人稱它爲紅樓，它就是辛亥革命的著名勝跡——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辛亥革命第一槍從這裡打響，今天的武昌起義紀念館和辛亥革命博物館，就設在這裡。

在武昌街頭，看到最多的就是「首義」兩個字。「首義路」、「首義街」、「首義賓館」、「首義飯店」、「首義商場」，彷彿時刻在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發生在九十多年前的輝煌之戰。

來到紀念館門前，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懸掛在大門兩旁的「九星旗」。因爲裡圈九顆星，外圈也有九顆星，所以又稱「鐵血十八星旗」，代表着當時中國的十八個行省。

武昌起義紀念館可以免費參觀，但要登記身份證領取門票，而且每半小時限進三十人。在排隊等候的工夫，我仔細觀看了門前的簡介牌：

紅樓原為清朝政府設立的湖北諮議局局址，於一九一〇年建成。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幟下集結起來的湖北革命黨人，蓄勢既久，為天下先，勇敢地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並一舉光復武昌。次日在此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宣告廢除清朝宣統年號，建立「中華民國」。這次起義贏得全國響應，武昌也因此被譽為「首義之區」，紅樓則被尊崇為「民國之門」。

把武昌紅樓比作「民國之門」，眞是太恰當太準確了。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給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深入人心。故而毛澤東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歷史作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發生在紅樓的武昌起義，不僅開啓了「民國之門」，而且開啓了中國的「民主之門」和「法制之門」。

武昌起義紀念館現有兩個主題性的基本陳列：一是《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一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前者以舊址主樓爲載體，復原和再現了都督府成立初期的場景與風貌。後者布置於舊址西配樓，以近四百件展品，包括文物眞跡、歷史圖片、美術作品以及圖表、模型和場景等，全景式地展現了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恢弘壯闊的歷史。展覽共分七個部分：一、清朝末年的湖北武漢；二、反清革命的孕育；三、武昌起義；四、鄂軍都督府的建立；五、陽夏保衛戰；六、各省響應，民國肇建；七、紀念武昌起義。

館內陳列着很多貴賓題詞，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這樣幾款：一九七九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題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一九八一年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題寫：「楚天茫茫涵正氣，長江浩浩育英豪。」一九八二年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原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題寫：中山遺志劃一規，兩岸同飲長江水，協力振興我中華，團圓時節酒方醉。」二〇〇一年台灣地區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題寫：「全體中華民族，永遠以孫中山先生推翻專制帝制爲榮，並繼承其遺志及早完成中國現代化。」二〇〇三年台灣地區「立法委員」、蔣介石之孫蔣孝嚴題寫：「緬懷歷史，放眼未來。」祖國，將會銘記每一個優秀的兒女；歷史，終能敲開每一道希望的大門。

常回家看啥？

南雁

有一年歲末，我從外面購物回家進入樓道，望見上面拐角處一位老婆婆和一位中年漢子似乎發生爭執。老婆婆發現有人入樓，甩下一句狠話便往上走：「我出錢，你們到酒樓訂一圍行了吧？」那漢子聽了也不答話，扭頭悻悻地下樓與我擦身而去。

那老婆婆我認得，住在比我家更上兩層樓。二十餘年前這幢宿舍落成時，彼此一起入伙。儘管我至今不知她尊姓大名，但那麼多年來大家在這幢沒有電梯的樓房裡上上下下難免經常「狹路相逢」，早已混得臉熟。每次我見她步履蹣跚總是招呼說：「阿婆，慢慢走！」她則含笑回應：「阿叔，多謝！」不過近二年我倆在樓道相遇時，她常搶先招呼：「阿叔，慢慢走！」我意識到隨着樓道的陳舊自己也在日漸老去，即使在白髮蒼蒼老婆婆的眼裡亦已成了需要關照的對象。由於有這般鄰里交情，待我趕上去與她平行時便不揣冒昧詢問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她回答：「那是我兒子，他們要到我這裡吃團年飯，我那麼一把年紀實在做不動了，寧願出錢讓他們到酒樓去訂一圍，他們還不高興！」我聽了默然，心裡浮起理解和同情。因爲近些年常聽到熟人上酒樓吃團年飯，初時我總稱道他們生活富裕，但對方解釋主要是人老了準備一頓團年飯太吃力，而來團年的子女吃飯後抹抹嘴巴走人，留下碗盞狼藉的殘局還得老人收拾。於是就下狠心，「勒令」子女以後過年到酒樓訂餐埋單，老人落得個乾淨輕鬆。印象中傳媒每年都要醒目地報道酒樓團年飯訂爆消息，以此表示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其實並不盡然，別忽視另一個因素：城市日益老齡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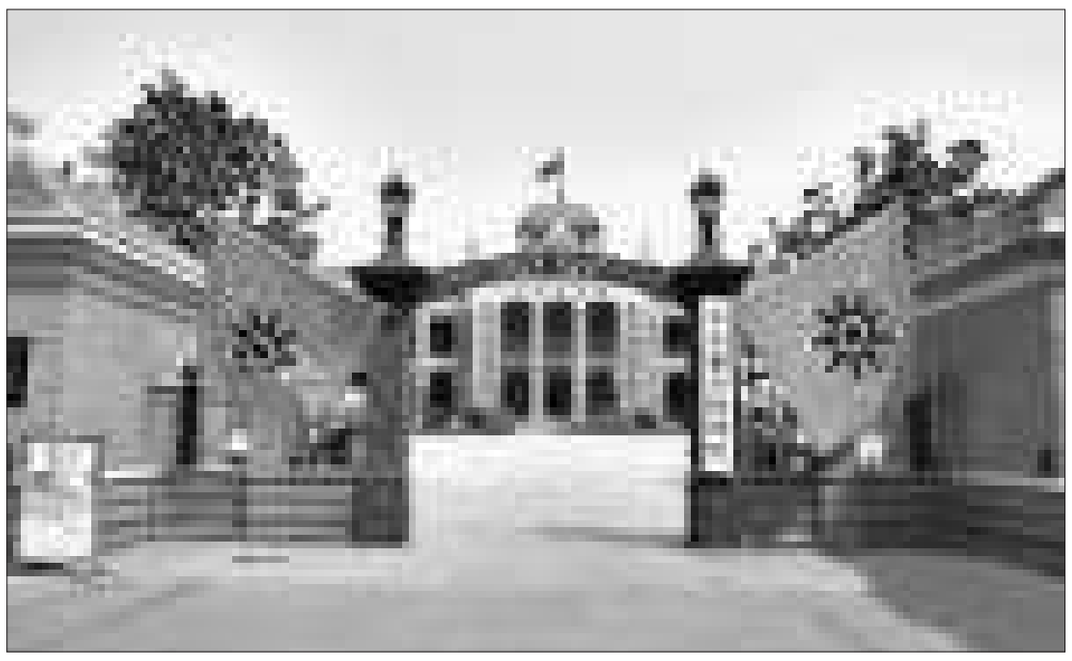
由此，我還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自四十多年前我南下羊城工作後，少不了常回家看看。待成家有了孩子後，常趁暑假攜妻帶兒回去探親。家鄉的親友笑稱我有孝心。我自己也就不無得意地解嘲：「我的收入一大部分投資鐵路了！」直到父母去世清明時節我返鄉掃墓，聽老家嫂子不經意間說起一件往事讓我大爲震驚。她說當年父母接到我即將合家返鄉的信函，總是發愁道：「哎喲，天那麼熱他們一家又要回來了——」震驚之餘，我仔細回想，父母眞得發愁。因爲大熱天對年老體衰者特別難熬。兼加當年住的是舊平房，沒有自來水，也無煤氣灶。平添三四口「遠道來客」、不但飯菜要加量改善，還有每天一大家子的洗澡水得由老母親在蒸籠一樣的廚房裡圍着蜂窩煤爐燒。出於父母的善良和對兒孫的喜愛，他們不忍拒絕小輩回家「盡孝」，而將力不從心的苦惱掩蓋在笑臉之下，可是我卻渾然不覺……

有了這些經歷和體驗，我再看某些晚會上的表演唱《常回家看看》，頗不以爲然。不說別的，就說「爸爸張羅一桌好飯」吧，對於老頭兒來說當「馬大嫂」（諧買、汰、燒，「汰」方言「洗」的意思）做出一桌好飯談何容易。上述老婆婆一年做一次團年飯都做不動了，要老頭兒常常張羅一桌好飯人何以堪？我猜度這歌曲作者尚年輕，僅根據空巢家庭的老人想念子女的這方面心情進行創作，好像只要帶點禮品拖兒帶女回家看看，幫父母「刷刷鍋子洗洗碗」，父母就能快樂無比地奉獻好飯。這不，歌舞結束時老小三代一齊登台，跳跳蹦蹦營造歡欣氣氛。但這並非現實。由於自然規律和歷史原因，父母一年不如一年日益衰老的煩惱，這病那病纏身的痛苦，以及居住條件簡陋所帶來的不便，都急需給予關心。

據我觀察，當前子女成家多在老人支持下住上帶電梯的新樓，而不少父母仍在福利房黑乎乎的樓道裡「跋涉」。套用坊間我國「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嘲謔，如今是「子女住得像歐洲，父母住得像非洲」。

爲此，這則表演唱如再在晚會上演出的話，建議最好添加下述內容：「我們回去張羅一桌好飯」，「父母有病痛趕快陪他們就醫」，「居住條件差盡力幫助改善」，「經濟有困難送上一個紅包」……

不知老年朋友以爲然否？



民國之門——辛亥革命博物館 （資料圖片）

皇帝的「一畝三分地」

汪金友

經常聽人們說起「一畝三分地」，卻不知這個典故出自北京的先農壇。

那天在北京乘七〇七次公交車由勁松路去永定門，過了天橋之後，發現下一站就是先農壇。難得偶遇，於是決定下車看個究竟。先農壇的東大門就在公交車站旁，但這個大門卻關着。想繞進去，要費不少工夫。原來這裡的大片地盤，都被一所學校佔據。幸虧遇到一位該校職工，七拐八拐，才把我們帶到可供參觀的古建築群區域。

一看遊覽示意圖，竟有「皇帝的一畝三分地」。急問工作人員：「這裡有皇帝的一畝三分地？」答曰：「是呀。俗語『一畝三分地』的典故，就由此而出。」因此急匆匆地趕過去，果見一座觀耕台，旁樹一標示牌：「皇帝的一畝三分地。」只可惜，這「一畝三分地」，已被闢爲一所中學的籃球場。被一道鐵欄橫擋，我們只能扶着欄杆，悠然地想像。這時走過來一個中學生，我問他：「這裡是『一畝三分地』嗎？」他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後跑開了。所幸旁邊的觀耕台和具衣殿保存都非常完好。玉石纍纍，古木參天。

我國古代以農立國，各代皇帝常常舉行「祈年」和「親耕」大典。除了祭祀先農神外，皇帝還要親自參加農活勞動，以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和鼓勵，也爲文武百官做出榜樣。所以明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建先農壇的時候，就專門闢出一塊土地，供皇帝每年春天到此親耕。而且這塊「演耕田」不多不少，正好爲一畝三分。

據《翁同龢日記》載：光緒帝演耕時，先在豐澤園陳設黃幄。二月亥日，已正一刻皇帝駕臨。由順天府尹（相當於首都市長）進鞭，戶部尚書播種，前後百官呼擁，另有老農二人牽牛，皇帝扶犁，開耕播種。按照古制，「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也就是說，皇帝親耕三個來回，王公五個來回，大臣九個來回。但到清乾隆皇帝時，覺得「三推三返」不過癮，於是就改爲「四推四返」。從那以後，歷任清帝都是「四推四返」。然後就登上觀耕台，觀看王公大臣們耕作。等到秋後，這塊地上長出的「玉穀」，被盛在金盤裡，薦之於天地、鬼神、祖宗。

有一年，乾隆皇帝在「一畝三分地」裡對和珅說：「你就此情此景給朕作一首詩，裡面要回答什麼高來，什麼低？什麼東來，什麼西？」和珅答應第二天早晨交卷。當晚，他就去大學士府找劉庸，問這詩怎樣才能寫好。劉庸說：「這還不簡單。黃瓜高來，茄子低；冬瓜東來，西瓜西。」第二天早朝乾隆問起，和珅趕緊回答：「黃瓜高來，茄子低；冬瓜東來，西瓜西。」乾隆大怒，又問劉庸。劉庸說：「君臣高來，微臣低；文臣東來，武臣西。」乾隆大悅，斥責和珅。這當然是一個笑談，但也增加了我們觀賞「一畝三分地」的樂趣。

細想，皇帝的「一畝三分地」，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表示了對農業的重視。國有百業，以農爲重；人有百好，以食爲先。第二，說明了勞動的重要。即便是皇帝，也要下地幹活。第三，強調了責任。每一個人，都必須耕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第四，加強了監督。站在觀耕台上，皇帝可以監督群臣，群臣也可以監督皇帝。

只可惜，現在有些人曲解了「一畝三分地」的含義。把自己的地盤，當成可以恣意妄爲的地方。他們最常用的思維邏輯，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天高皇帝遠，我就是老大。在我的勢力範圍內，就必須由我說了算。其實，每個官員的「一畝三分地」，都是他們「演耕」的崗位。只有以身作則，才能取信於民，造福鄉里。

電影誕生地

陸茂清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國家廣電總局在北京舉行中國電影誕生地紀念碑落成典禮，位於宣武區前門外大柵欄街三十六號的大觀樓電影院，被授予「中國電影誕生地」的稱號。

大觀樓電影院的創始人，是被譽爲「揭開了中國電影第一頁歷史」的任慶泰。

電影在其誕生的第二年即一八九六年，就隨着東漸西風來了中國，先是出現在了上海、廣州、北京、天津、福州等沿海城市，後逐漸深入內地。

公元一九〇二年，北京放映了首場舶來電影，這洋玩意兒很受歡迎，時只年餘，便成了衆多市民的新興休閑娛樂。任慶泰是看電影的常客，行走在生意道上的他，關注着賺錢的契機，發現放映電影很能賺錢，而且容易。

當其時，電影放映尚無固定的場所，都臨時假座茶樓，酒肆或是跑冰場。任慶泰尋思：影戲娛樂方興未艾，前途無量，何不自家造個園子專放影戲？

主意既定，付諸行動。任慶泰撥出款資，買下了前門外大柵欄思遠茶樓處土地，採購木材、磚瓦等物，僱請工匠，於公元一九〇四年動工，至一九〇五年竣工，取名「大觀樓」，旋即開張放映電影，一九〇七年冬改名爲「大觀樓影戲園」。

大觀樓影戲園是任慶泰自行設計的，他依據自己看影戲時的感受與需求，大膽破舊革新，對茶樓式的傳統結構作了改造，採取橫式坐排，又造成靠背椅子。觀衆看電影時，都坐在了銀屏的前方，畫面清晰，又背靠靠背，很是舒服。戲園分上下兩層，樓上是女觀衆台，樓下是男觀衆台，因爲當時社會風俗男女不同席，所以實行男女分座。

一九〇五年夏秋之交，任慶泰拍攝的我國第一部影片《定軍山》，在大觀樓試映成功。繼而作營業性公映，觀衆踴躍，場場爆滿，有萬人空巷之勢。大觀樓也因此家喻戶曉，聲名洋溢。

大觀樓始終伴隨着中國電影的成長。一九二七年，在全國率先放映有聲電影，一九四五年三月晉升爲頭輪影院，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改建成立體寬銀幕電影院，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又改建成大銀幕電影院，專門放映七十毫米立體聲電影，銀幕寬十八米、高八點五米，全套放映設備由美國引進。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總部宣布，北京大觀樓電影院憑藉其持續百年經營電影放映業的創舉，成功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

金大中不忘老朋友

延靜

八十五歲高齡的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最近再次訪華，他在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人，到北京大學發表了演講，之後仍然像過去多次訪問一樣，不忘安排一次午餐，與他的中國老朋友們相聚。

金大中的中國老朋友不少，都是他在北京或韓國多次會見過的。這天午宴來了十幾位，其中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會長劉述卿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汝信等，我作爲老朋友也榮幸參加。

金大中第一次訪華，就是劉述卿接待的。那是一九九四年，金大中以亞太和平財團理事長的身份，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前來中國訪問，劉述卿會長親自接待了他。金大中一九九二年第三次競選總統失敗後曾一度退出政界，但兩年後又組成亞太和平財團並自任理事長，復出政壇。那次金大中訪華，日程安排很周密，在北京會見了中國領導人，之後還訪問了外地，劉述卿陪同，細緻照料，傾心交談，一見如故。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金大中又兩次訪華，還是劉述卿安排日程並親自接待，兩人遂成爲好朋友。一九九七年金大中第四次競選總統終獲成功，一九九八年初他特別邀請劉述卿作爲嘉賓出席了他的就職典禮。

金大中與汝信相識也已十幾年。那是金大中一次訪華，安排在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當時副院長汝信負責接待，從而與金大中相識。汝信是文人，專研哲學，文章寫得很好，經常在韓國報紙上就兩國共同關心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獲得各界的好評。汝信幾次訪問韓國，都受到金大中的接見。汝信還主編《當代韓國》雜誌月刊，系統介紹韓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至今辦了十幾年。中韓建交以後，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先後出版了金大中多部著作，最近出版的是金大中《我所摯愛的女性》一書。

汝信介紹時表示，如果金大中前總統還有什麼著作要我們出版，我們將感到十分榮幸。金大中高興地說，他的夫人最近寫了一部新著，可以送給出版社翻譯出版。大家聽後鼓掌歡迎。

我認識金大中，是在一九九二年九月赴韓國履新之後。最初是從電視上看到他的，因爲當時正值韓國第十四屆總統選舉前夕，金大中參加競選，幾乎每天出現在電視上。直接與他見面，是在一九九四年亞太和平財團成立大會上，我應邀參加那次活動，並當面祝賀他就任財團理事長。這之後，我拜訪了金大中，還幾次邀請他出席中國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一九九七年五月，金大中和夫人特意邀請我們夫婦和使館官員到漢城（今首爾）周邊的一山市他的家中做客，以他夫人親手烹製的韓食款待我們。記得他在吃飯中特別談到，他已決定當年第四次參加總統競選，因此再次訪華的計劃只能推遲，但他不會忘記中國，以後有機會一定還會去訪問。一九九八年二月，金大中就任韓國第十五屆總統，那年八月我離任回國前，他在百忙中接見了我們夫婦，交談中他談及對兩國關係和朝鮮半島局勢看法，還表示他即將訪華，相約在北京與我們見面。

這天午餐席間，金大中風趣地說，他自己雖然老了，但看到在座各位身體都很好，非常高興，彷彿回到十幾年前一樣。他幾次談到，韓中關係不同一般，他願盡餘生之力，推動它繼續向前發展。他還談到，他很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這次來北京，就是爲了與中國領導人交換意見。他在首爾曾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交換過意見，回國後還將會見來韓國訪問的美國朝鮮半島問題特使博斯沃思。

金大中曾多次訪華，還曾於二〇〇〇年訪問平壤，與金正日委員長進行歷史性會談，掀開南北關係新的一頁。現在他年事已高，身體也不是很好，但仍不辭辛勞，爲中韓關係的發展，爲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而忘我地工作，感人至深。